

张衡对东汉文学的创新

李满花

(黑龙江大学 图书馆,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张衡不仅在中国古代科学史上名垂青史,而且以其文理兼通的天赋在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他的赋作和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伟大的革新意义。而后人因其在科学上的伟大贡献而往往忽视了他在文学上的造诣,事实上,张衡在科学上的严谨态度也间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探讨张衡在东汉文学尤其是赋作与诗作上的创新及对后世的影响,以彰显这位伟人卓著的文学成就。

关键词:张衡;赋;诗;创新;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34(2005)04-0095-02

东汉时期的全才伟人张衡,不仅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奇技伟艺,而且在哲学、史学、文学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像张衡这样“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敬仰”^[1]。而在文学方面,他的赋作和诗作无论在内容还是风格上都具有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

一、赋作的创新

张衡的赋体创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主要以模拟创作为主,如《二京赋》、《南都赋》、《七辩》等,以《应间》为标志张衡的赋作开始转入述志赋的行列,直至晚年的作品如《思玄赋》、《鸿赋》、《冢赋》、《骷髅赋》、《归田赋》等进行抒情小赋的写作。

张衡赋的演变在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有所体现。在张衡早期的赋作中,主要是针对山川景物、帝王功业的歌颂,虽然作品也不乏有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与指责,但总体是怨而不怒的。有论者认为张衡的大赋作品并无太大创新,说《二京赋》有模拟班固《二都赋》之嫌,“西京雄丽欲掩孟坚,东京则气不足,举其辞不若东都之简当,惟末章讽戒拳切处为胜。”^[2]但事实上张衡的作品还是为大赋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一是扩大了大赋反映社会生活的层面,张衡做《二京赋》时的眼光已不同于班固,他更能注意社会上的人情风俗,而不仅仅局限与对繁华都邑的铺陈排比;二是对具体事物的描写更加细腻、形象,在《南都赋》中作者尽情讴歌了家乡的美丽富饶,铺阵整齐有致,文辞富丽流丽,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家乡的热爱,真可谓是汉赋奇观;三是在叙述中引入深刻的议论,如《二京赋》中“今公子苟好剿民以愉乐,忘民怨之为仇止;好殍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3]

张衡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来解释君民关系,以劝戒统治者善待百姓的进步政治主张。更可贵的是,对张衡来说,他不仅是位辞赋家,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的学问较其他赋家更加全面,其大赋也更能以渊博的知识来充实,运用的材料也更加丰富。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张衡的京都大赋可谓是汉大赋的集大成者。

而到后期,生活的沧桑、仕途的黑暗、对人民疾苦的体察都一一体现在张衡的文学作品中。从《应间》至《思玄赋》、《骷髅赋》、《冢赋》再到《归田赋》,作品中所表现的已由外部的繁华物质世界转入内在情感的咏叹。从《应间》开始已不再有大赋中的豪迈,而是接受述志赋的影响,以追求道德意识的自重为主了。如果说在《应间》中作者还只是委婉地抒发自己的感慨的话,并以反驳“间者”疑问的形式抨击现实,那么在《思玄赋》中作者则不借助任何委婉形式,而勇于直抒胸臆。到了《归田赋》作者试图展现给我们的是他所构想出的一派生机盎然的世外桃源,换言之,作品已转向寻求生活中美的所在了,可以说这片世外桃源正是作者诗化人格境界的家园。

在完成内容转化的同时,其作品风格也由早年拟制长篇巨赋的热情幻化成了晚年对人世的慨叹与低吟,并由玄言赋的创作开创了一种新的赋体——抒情小赋。张衡的小赋体现了精短抒怀,去浮就实,去繁就简,在讲究句式的整饬之中刻意淳朴真实的风格,其节奏顺畅,韵律和谐,通俗雅淡而不妖艳,完全改变了汉大赋铺采摭文、夸张堆砌的写作形式。这种由铺张华丽的大赋到清新自然的抒情小赋的演进不仅是张衡个人创作的转变,更是整个东汉辞赋史上的重要变革,它拓宽了赋体的创作领域和美学意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张衡拟中有变,

收稿日期:2005-03-15

作者简介:李满花(1977-),女,江苏盐城人,黑龙江大学图书馆职员,硕士。

墓中有创的赋体创作才拯救也丰富发展了濒临僵死的汉代文学。

二、诗作创新

两汉时期,在文坛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赋体文学,文人诗歌创作冷落寂寞。张衡之前的文人诗,只是沿袭了《诗经》与《楚辞》的体制,并无多少创新,基本上是四言诗和骚体诗。尽管七言韵语、五言民歌在西汉已出现,但并未引起文人的足够重视。张衡以前大部分的汉代文人都遵循儒家诗学的原则,要求诗歌按正统诗歌——《诗》、《骚》的道路进行发展,无论在诗体还是诗歌内容上,都应符合儒家教化目的。这一审美期待,极大地束缚了文人的诗歌创作视野。要摆脱这种困境,就必须突破现有诗歌因循守旧的状况,在诗体与诗歌内容上进行大胆创新。张衡正是以其学者文人独有的魄力与创新意识,担起了东汉诗歌“与世殊计,固孤是求”^[4]的改革重任。

张衡在诗歌方面的创新首先体现在五言诗上。在五言诗很少进入文人创作领域的情况下,张衡吸收民歌的精华,大胆地创作了《同声歌》等五言诗作,它既有民歌的率真质朴,又不失文人诗的温雅含蓄。张衡的五言诗,在拍节上都严格地遵循了二、三的结构。五言诗句虽比四言诗句仅多出一字,但它的结构已由四言诗的二、二式发展为二、三式,因此,在诗句的拍节上,有奇有偶,奇偶相配,富于变化,这就摆脱了四言诗拍节单调的困境。另外,五言诗也适应了当时语言中双音词逐渐增多的情况,从而使诗歌易于接近口语,平易而不古奥。

不仅如此,张衡的《同声歌》敢于大胆地冲破儒家诗教的禁锢,抒发了人类至真至纯的感情,热情地赞美了夫妇间正常的情感要求,从而大大拓宽了汉代文人的审美视野,给读者以全新的感觉。

张衡在七言诗体的成就更为可贵。他的《四愁诗》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诗的作品。张衡之前,在乐府诗中虽已出现《平陵东》、《薤露》等杂三、七言而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诗,但这些作品无论在句式结构还是音韵运用上都不及《四愁诗》那样与后世七言诗如此吻合,从诗的拍节上看,全诗每句皆为二、二、三的标准七言结构,从诗的音韵上看,《四愁诗》每章前三句为一韵,后四句为一韵,如首章“山、翰”押元部韵,“刀、瑶、遥、劳”押宵部韵。这种韵律富于变化,给诗歌创作以较大自由,韵随意转,可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刘勰称赞“张衡《怨篇》,清典可味。仙诗缓歌,雅有新声”^[5]。总之,张衡的诗歌创作,在成功地吸收了乐府民歌的创作经验上,突破了传统的四言诗和骚体诗的体制,为我国文人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三、后世影响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张衡诗赋的伟大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卓越贡献。他的叙述大赋创京都大赋长篇之极至,他的抒情小赋是汉赋风格转变的扛鼎之作,他的《同声歌》是我国现存较早的五言诗,他的《四愁诗》是我国最早的七言诗,尤其是其抒情小赋及五言、七言诗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抒情小赋《归田赋》给缺乏生气的东汉赋坛送来了清风,它的出现,预示着大赋时代的即将过去,抒情小赋将以独立的体式取而代之,在文学史上展现其魅力。事实正是如此,抒情小赋很快被赋家所接受,写作者越来越多。王粲《登楼》、向秀《思归》、陆机《叹逝》、潘岳《闲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等,都是以之为祖祧的。而且,抒情小赋又直接开启了以后魏晋南北朝的归隐、田园生活题材,如晋代田园诗大家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有名句:“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与《归田赋》里“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在诗作方面,汲取了民间文学乐府诗歌营养的《同声歌》也直接启示了陶渊明《闲情赋》的创作。陶渊明《闲情赋》中,自陈愿化身为美人的衣领、衣带、眉黛、莞席、丝履、影子、蜡烛、扇子、鸣琴,其比喻的丰富新颖,表达感情之真挚强烈,既来源于《同声歌》而更甚于《同声歌》。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指出:“陶渊明《闲情赋》,必有所自,乃出张衡《同声》。”此语明确指出了陶渊明与张衡的传承关系,极富见地。到唐朝仿效的人更多,如裴诚《新添杨柳词》:“愿作琵琶槽畔那,美人长拖在胸前。”又和凝《河满子》:“却爱蓝罗裙子,羞他长束纤腰”。无论后人运用这一比喻手法是否成功,都说明了张衡这一艺术上的创新已获得了后人的接受与认同。而仿效张衡模拟女性口吻进行创作,借以释放文人心中的疲惫和焦虑的人也很多,如曹丕有《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曹植有《弃妇篇》,李白有《自代内赠》,元稹、白居易亦有这类诗作传世。这些诗歌虽不能断言都是受到张衡诗歌的启发,但张衡真诚转换性别角色以抒情的诗歌创作手法已为后世文人所接受。至于七言诗方面,张衡的成功探索虽在当时并未引起文人的应和,到曹丕才创作了《燕歌行》两首。曹丕之后直至梁陈,才有刘宋时鲍照的《行路难》十八首,奠定了七言诗的新局面,其他人的创作更是寥寥无几。但这恰恰印证了张衡在七言诗的运用和创作上的超前意识,充分显示出了他对新体诗的创新能力和运用能力。梁陈后,七言诗才逐渐成为诗坛的主旋律直至盛唐雄远恢宏的七言新诗。虽然张衡的七言诗远不如唐七言诗的成熟完美,但张衡在七言诗道路上作为开路先锋的作用是决不能抹杀的。

可见,张衡的文学实践,是对于旧有模拟传统的挣脱,是对于新的文学曙光的开凿。他的努力,引领着汉代文人走出模仿因循的困境,代表了汉代后期文学的发展方向,是汉文学发展的涅槃与新生。无论是他的赋作还是诗作都在汉代乃至整个古代文学史上起着承接传统、开创新风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 [1] 转引自王志尧. 张衡评传[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1.
- [2] 姚鼐选纂. 宋晶如, 章荣注释. 古文辞类纂[Z]. 北京: 中国书店, 1986. 8.
- [3] (梁)萧统. 文选(第一卷)[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93.
- [4] (明)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张河间集[Z].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9.
- [5] 周振甫. 文心雕龙今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74.